

## 《總有一種聲音讓我淚流滿面》

試問你可曾靜下心來聆聽過這個世界的聲音嗎？它可能源自於身邊的人一些最簡單的話語，又或者是大自然中一些渺小卻擁有頑強生命力的花草植物，甚至是依從肉弱強食生存法則的自然界動物……我相信只要你留心聆聽，總有一種聲音會觸動到你內心最柔軟的地方。

身邊不絕傳來一聲聲極力壓抑的悲愴哭聲，仿佛是怕吵醒了酣然入夢的人兒。周圍擺放著一束束白色鮮花，大家神情悲傷，氣氛異常沉重。我淹沒在衆多來賓中往前看，臺上最中央掛著一副巨大的照片，是這場葬禮的主角——我的外公。眼前這副景象把我撕裂開來，我仿佛身處另一個時空，回想起了我和外公生活的點點滴滴……

我的外公是一個矛盾的人。爲什麼說他矛盾呢？可能是因爲他既溫柔卻又嚴厲吧。他很重視家族榮耀，對我的學業表現抱有很高的期望。當我取得好成績的時候，看著我沾沾自喜的樣子，他會沉下臉來勸誡我說道：「你要戒驕戒躁，不要被沖昏了頭腦，要不斷增進自己，這樣才能成功。」可是在我沉下心乖乖聽訓後，他卻裝作若無其事，一幅風輕雲淡的樣子。同時，他在背後悄悄塞零花錢給我以示嘉獎。

外公是一位高中老師，他任教十幾年，學生有成百上千人，可謂是桃李滿天下。因著他是老師的緣故，在我很小的時候，我時常跟媽媽到學校等候他，在班門口時總能聽見書聲朗朗。這幅光景至今我都記憶猶新，等他教書完畢後，他就會牽著我的手在樹下的陰涼處乘涼，做我一個人的「小老師」。

在我的心目中，他不單單是我的外公，更是我的老師，我尊敬依賴的對象。可惜光陰似箭日月如梭，隨著外公年紀越來越大，也患上不少身體毛病。真正擊垮他的，是一種叫阿茲海默症的病症，他不記得我，甚至不記得他是誰，宛若一個孩童一樣，失去自理能力，只是每天大喊大叫罵罵咧咧。這種聲音讓我思索良久，眼前的人真的是我外公嗎？

我的一眾親戚說過：「你外公這輩子規矩久了，現在才把壓抑的情緒釋放出來」但我每次看見他都很悲傷，心裏不斷期盼著我的外公快回來，那個永遠睿智，永遠溫柔的外公快快回來。明知他不記得所有人，我每次去看他還是會耐著性子一次次詢問他還記不記得我，當然每次都是失望而歸，漸漸的我不再抱有希望了，只是像例行公事一樣詢問，看著他絞盡腦汁「琢磨」我的身份而引出的笑話，我開始在內心說服我自己不要再執著於此。令我沒想到的是，有一天，奇跡發生了……

那天是星期六，我和媽媽按往常一樣去小舅家探望他，沒到門口，就聽見他的聲音傳來。看來外公又在罵人了。我在心底嘆息。果不其然，他光著腳丫在地上走，因為太過激動臉色漲得像太陽一樣紅，看到有陌生人來訪，他理智短暫回復了一些，爲了讓他喉嚨可以休息一下，也爲了讓小舅一家清淨一會，我和媽媽哄了好久才順利把他帶去樓下公園散步，到了公園後，媽媽接了一通電話，我和外公坐在樹下乘涼，那一刻我內心百感交集，因爲這個畫面勾起了我的回憶，想起童年時期有無數次我也是這樣跟他坐在樹下，聽他教我學習的方式和爲人處世的道理。

突然我聽見他自言自語的聲音，於是把頭湊過去聽。我居然聽到他斷斷續續的在唸「唧唧……復唧唧，木蘭當戶……織，不聞……機杼聲，惟聞女嘆……息」，那是木蘭詩！是他教過我無數次的木蘭詩！那一瞬間我覺得我的外公回來了，那個無論何時何地都會細心聽我傾訴，包容我一切無理取鬧的外公終於回來了。

我瞬間壓抑不住情緒，痛哭出聲，更崩潰質問上天道：「上天，你是不是在跟我開玩笑、在逗我玩？你怎麼可能會忘記我啊？」，可他只是靜靜地看著我不吵不鬧，像是用這種無聲的方式安慰著我，等我心情平復下來的時候，他又回復了之前的樣子繼續沉醉於自己的內心世界。

仿佛一切只是我的幻想，但我知道不是的，我確確實實聽到了他的聲音，雖然那道聲音很模糊不清，斷斷續續，但我很肯定那是他思緒清晰的時候發出的。縱使身邊人都不相信，但我心中還是燃起了一絲希望。每當有時間，我都會去看望他，陪他聊天——即使是得不到任何答覆。

自此，那天的聲音一直刻在我的心底。我的腦海反覆出現朗讀聲。可惜最終奇跡沒有到來，反而迎來了無可跨越的鴻溝——死亡。

靈堂內響起的舒緩音樂把思緒紊亂的我從自己的小空間拉回到現在，像是在安撫著逝去的人，也像是在安撫著久久不能平復心情的我。

窗外的陽光明媚，照的我渾身暖洋洋的，真是無情啊！爲什麼在這麼悲傷的時刻天氣卻那麼晴朗，絲毫不顧整個靈堂內彌散的悲傷情緒。隨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，葬禮儀式完成了，我走出門外，最後回頭望了一眼那張掛在靈堂最中央的照片。在陽光下，外公的笑容變得那麼鮮明，那麼真切，我仿佛看見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對我微笑道別。我轉過身向門外走去，距離他越來越遠，越來越遠……

如果病魔阻擋不了我們彼此的距離，我相信死亡也不可以。真正的愛是可以通過聲音傳達的，記憶會被遺忘，但聲音不會，因為它刻在我的骨骼內，跟鮮血融為一體。

如果說有一種聲音會讓我淚流滿面，那必然只有我外公的聲音了，他的聲音伴我走過人生每段旅程，無論是他爲了教導稚嫩孩童時期的我而特意放柔的聲音，還是爲了訓誡我戒驕戒躁時嚴厲的聲音，又或者是受疾病影響在背詩時模糊不清，不太流利的聲音，都能觸動到我。

即使他不在人世了，卻永遠活出他的意義——他存在我心中。

「時光流淌過天地之間，我的旅程不會結束，直到能與你相擁」時間的幻化或許讓人無法兌現天荒地老的承諾。不過，我會繼續惦記他的聲音，延續我們的約定，我會跟他傾訴生活的一點一滴，包括他遺忘和缺席的部分。

在聲音的流動裡，我們終會相見。